

德清縣誌卷之八

藝文志

文必出於藏壁立於學宮世幾無文矣昔王歊負書而遊季子發篋簡練及夫惠子五車敬仲削方皆文之在當時者不可復覲也獨是文隨乎人不由世拘不以地阻故或得父膏腴或探懷夢筆或罷唱一堂或構思十稔人之於文豈有定情哉清邑雖僻處一隅而時多讜言間抽奧旨炳煥於一二百年者良足多矣作藝文志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一

典籍

古今著述

周易兩繫訓註

禮記訓註

春秋訓註

尚書訓註

論語訓註

孝經訓註

喪服要略

以上沈麟士著

儀禮八十餘條

春秋義記

禮記義記

孝經義記

論語義記

經典大義

以上

沈文阿著

魏春秋

閒靖錄

以上宋鄭如幾著

苕溪集

劉一止著

宗澤事實

吳柔勝著

南歸錄

經世錄

以上沈瑄著

龜溪集

沈與求著

東溪集

沈誥著

後溪集

劉光祖著

四益齋集

奏議

講議

以上沈夏著

易解

退菴文集

退菴奏議

以上

吳淵著

五書撮要

論語衍究

奏議四部

鴉塗集

詩餘

以上吳潛著

齊東野語

癸辛雜誌

以上周密著

愚齋集

元林靜著

臨清集

明車昭著

方洲集

張寧著

一齋文集

徐九思著

粹玉山房集

餘溪對影編

以上蔡中孚著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

木山居士集

胡瑄著

松泉詩集

沈竭著

陶庄吟稿

陳和著

水南集

水南續集

兩山墨談

水南閒居錄

綠鄉筆林

渚山堂詩話

渚山堂詞話

草堂遺音

山堂瑣語

僊潭誌

以上陳霆著

唐餘紀傳

宣靖備史

以上陳霆著

自知堂集

五經劄記

衡湘問荅

以上

蔡汝楠著

敬和堂集

學庸述

論語述

周易述

左氏詳節

續麟正史

語要

正俗篇

牧政略

鄉飲會通

以上許孚遠著

葑菲集

業靜編

以上陳夢徵著

天一山房稿

政績錄

以上胡友信著

姑孰集

南征集

以上章嘉楨著

禮記刪繁

蔡官治述

編審議

蔡奕琛著

麟傳統宗

春秋輯註

以上夏元彬述

西臺疏草

徐尚勳著

易學全書

詩學全書

春秋辯義

修餘堂全集

以上

上卓爾康著

禮經要解

可冥軒集

以上

沈陶著

尚書劄記

詩經劄記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

春秋劄記

以上沈戩著

秋筠詩集

國朝胡麒生著

易經槌玄

四書說匡

詩解頤

禮記辨紛

醕遺文集

自暇詩稿

以上

陳後方著

毛詩古音攷辨

爾雅草木類傳

素問唐參

十小學

永言子集

以上

唐達著

九經滌覽

九經滌除

以上

阮峻著

六經偶測

素史軼編

問道集

分野書

澗柳堂集

以上

陳元堡著

萊山詩集三編

章金牧著

道貴堂集

寓園詩集

秋水軒詩餘

以

上徐倬著

紀載

沈氏述祖德碑陰記

唐顏真卿

南齊徵士吳興沈君名麟士郡人也蘊道德晦於邑之餘不溪家貧無資以織簾爲業時人號爲織簾先生精於禮傳嘗自訓詁宗人吏部郎中淵中書郎約累薦徵爲著作郎高臥不起名重江表臨終遺教依皇甫玄晏棺中貯孝經一卷穿壙三尺置棺平土不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

設几位四時地席玄酒而奠子彝奉而行之吳郡陸惠曉張融皆爲之誄徵士嘗制述祖德碑立於金鵝山之先塋年月遼遠風雨蠹蝕朽字殘文翳而莫分乾元中爲盜火所襲碑首毀裂嶽然將墮過江二十葉孫御史中丞震移牒郡國請其封葺或屬兵凶曠而莫修忽有樸樹生於龜腹盤根抱趾聳榦夾碑疑如工造鬱若神化欹者復正危而再堅夫德無名遇賢而鍾祥神無質假物以申應沈氏積行旣遠徵士植德彌深天將興舊族乎吾知沈之復大也權檢校

宗事十九葉孫前太廟齊郎怡拜泣松檟增修舊塋
感先碑之隕覆懷遺文之殘闕乃具他石傳而貳焉
以真卿江南婚姻之舊中外伯仲之穆謬忝邦刺見
托斯文刊諸碑陰以傳無朽因名其樹爲慶樹以旌
其美沈氏之故事具於家牒今闕而不紀時有唐大
曆戊午冬十二月也

德清縣廳壁記

宋胡永叔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以君國有鄉遂都
鄙以域民有戶吏兵刑工以分曹蒞事其爲地雖小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

於天下其規模則同也職字人者能恭敏寬惠奉法
循理則念發於此證應於彼乂賜肅雨百穀用成春
雉率循夜獸知化雖絃琴峩峩而百姓自理也其或
弛慢猛殘敝化淫刑則怨興於下謫見於天火旱水
饑羣生寡遂獸不渡河螟多八境雖桴鼓逢逢而盜
賊莫能止也縣之有廳壁記用以善善惡惡俾後之
觀者歷指而議之曰某也賢某也否則將聳善而知
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之一助也四明趙君汝
歸出長於斯政將告成顧名氏之石未立乃命工刻

珉龕之公宇之上屬予爲記某因上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平也升其堂而堂高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摩挲其石而外炳內堅其所守之介然而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可以法矣於是乎書

東萊讀書堂記

謝夢生

國子錄

同年章君君保治餘不考一書矣志確而衆信操潔而吏莊慮深而弊淺事約而用裕俗和刑清遠慕邇悅矣迺以其書來曰令之長民也以道非長之以令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六

也組銅章袖蒲壁環鴈而登其民曰汝纁而征汝穀而歛汝期而奔走汝訟而予奪汝民無敢不聽也斯長之以令爾嗟夫媿矣縣北行數里有山焉曰石壁壁之傍有寺焉曰慈相舊傳東萊呂先生與南澗韓公讀書於此公餘來歎雪衲衲樵聽說百年事寺之前嶂合屏環亭空澗落有指而顧予曰今之犢眠鳥止呼爲野橋者先生遲月分茗所憩也寺之西淨林墮籜暗響流淙又指而顧曰今之蔭清影寂茂而竹居者先生訂文勘古所寄也寺之中巖空瀑怒瀉爲

半蟾又指而顧曰今之斷崖吐月瀦爲靈泉者先生靈泉疏中所品也蓋呂韓婿也來陪翁履榻禪廬儒編梵卷浩論極研至今寒光逸賞猶照人也乃攷邑羨卽舊聞挹靈泉而敞三楹焉扁曰東萊讀書之堂庶幾以道長人者少進焉嗟夫予未聞道也幸子詞焉以詔予夫治百里不自貴其有以長民新一堂乃自慰其所以爲長斯不以長爲悅而知長之者之義矣道不在是耶雖然麗澤讀書之密義呂氏家塾之本指則余敢不相君以爲邑人詔按書院有賜大丞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七

相肅國公嘗公其教於金華茲書堂有奉君復崇其教於餘不則由上以觀四國者麗澤之一道而同文也由下以勸千室者斯堂之協義而同歸也僅餘不之長長也哉君名鑑君保其字云

永靈神號加封記

陳 錢

聞之佛者曰人之有德善功烈而未能超出人間世者後或爲神大者主嶽瀆山川次或享城邑原野之祀神一也然有善惡之別其血食一境威靈赫然禍福立至如是者多從嗔恚中來乃若慈祈安禱奉戒

不殺惠利一方者必自慈忍中來抑又嶽鎮尊神職
典生殺一旦聞道以仁易嗔如嵩山之神見元珪禪
師從受五戒於是祭不牲牢此則又非宿習致然若
是則亦多類矣湖州德清縣有鎮名新市其土神朱
泗郡人也墓去鎮東北三里耆舊相傳侯當晉懷帝
朝爲將有功殉忠歿敵廟食此土周廣順中始封保
寧將軍皇朝紹興五年賜永靈廟號九年改封顯佑
侯至慶元二年又因土人修武郎朱復列縉紳士庶
狀上之太常言侯自方臘金人之亂屢顯威靈曜兵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八

却敵使寇不入境且數十年水旱疾厲之祈應如響
荅卽其功惠法當贈封於是蒙恩演賜四字爲顯佑
通應侯元配丘氏封協惠夫人其年八月綸誥初下
鎮人驩迎大合樂具酌獻誦祝冊以告神已而朱復
之兄仁又欲侈上之賜表神之榮確石於廟門屬寓
客陳錢爲文以記其事錢蝸廬所託密接祠後荷神
之休有年矣其敢以不敏辭惟侯功載祀典廟貌歸
然而歲時祀事未嘗烹一羊豕殺俎潔清饌設伊蒲
之供僧誦貝多之文鼓笙歌舞皆非所樂而唯喜張

燈歲四月望前一日實爲侯嶽降之辰合享廟庭從祀諸神其殿寢張燈簾箔蔽虧聯珠剪綵織琉璃之欄楯棖桷皆設華燈列肆交衢過於元夜竟三夕乃止曩時年豐俗富至於隘巷危橋亦用葦蓆爲寓殿懸燈燭萬炬其中未嘗有驚颺飛燼之虞非神靈喜護則寧無薰灼益於是而知侯之所好然也或謂侯旣於牲酒聲妓泊然何獸玩意燈火爲之觀美蓋侯之奉戒不殺佛事也燃燈續日月之燭幽破暗亦佛事也侯生爲烈將歿爲明神又敬佛奉戒若此豈一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九

旦聞道以仁易嗔神之仁善者耶然吾家此七十年見里中積善稔惡者雖無立至之禍福徐察其報卒亦無毫髮爽因頌神之美敬告里人其勿以吾侯爲仁善之神而忽善惡之報則此記之作不爲無益也

附陳後方跋 攷神之封於宋始大其廟奧衍而庫殆宋制也自吾父吾祖邈曾高而上嚴奉累數百歲無改祖水南加葺焉距今百餘歲屋椽供蟲腐僅餘朽桷里父老不憚汗赍羣僦功而奐之迺自吾父祖累數百歲間勤祀事者知神之封號紀年書績則唯遠祖錢碑石爲據其功於神如此錢仕宋監行在編修局其先爲鈐轄自汴隨蹕高宗者入元官知殿竹軒名彭壽又子眞簡鄉俱官太常簡卿下迨明則提領公於水南更四世水南挈知縣臯霖而西始以其屋讓侄通判鷓林及姪孫

貢生槐陽若託廬祠後鈐轄迄茲數百歲其獲封
植於神如此陳氏得姓仙潭雖甚後顧封號祝冊
載諸石實爲庸首閱久湮滅銅狄之悲其何敢忘
米元章云漢畫老子於蜀郡石室有聖人氣象想
去古近當是也余遠祖錢宋人神封號大於宋伊
蒲誦俱欄楯琉璃蓋言所見者或共興後小祀用
幣襲藺故然獨發揚神慈亦去古近者是歟里父
老讀而喜復刻石如其處夫推迹世本揆於大雅
里父老志之義也余感碑之仆興有時又懼盛蹟
之鬱埋也故跋

德清縣重建廟學記

元董

在

蜀人

至正二十有五年春三月德清縣學教諭秋德桂自
其縣來請於董在曰德桂承乏化導一邑攷郡志縣
有學逾五百載矣自燬於兵迨今十年而廟學始克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

就緒德桂既舍菜進退顧盼忻慰其成乃重念作者
之勞卽無文以刻金石則何以昭示於後謹撫顛末
以呈願惟記之加詳焉在按廟學燬於至正十有六
年夏學士大夫翦出逃徙又三年冬元帥戴興祖來
鎮是邑始創大成殿以繫士民之望縣逼兵壘烽燧
相接扞禦者素得人故屹然爲湖郡衝扼居民旋繞
士大夫亦稍稍繼至又五年夏縣適闕官郡府乃以
歸安丞朱康來攝其事朱君經營相度民翕然勸趨
不再月而報去是秋淮南王居仁來尹旣上首謁先

聖徘徊殿庭嘆曰一邑文學其廢已久攝是者尚能興起矧實其尹之顧可後耶遂慨然鳩工庀材至明年四月落成櫺星戟門儼乎其儀東西兩廡翼乎其序訓生有齋肄講有堂倉廩畢具恒加於昔以間計者五十有二周以垣墻以丈計者二百有奇拓地東偏一百八十步凡造祭器若干繪塑以式奠謁以時士風藹然先是學租皆入郡倉君白於府仍歸之縣謹其出納用以養士時淮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王中奉甚嘉其興舉前教諭沈鎮亦克勤始終與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一

有勞焉嗚呼自兵興以來學校之廢非一口廟學之燬非一縣矧今邊事孔棘日備不虞其因循沿襲藉是爲口實者固其宜也否則勞民刻衆務爲觀美以要譽一時今乃以數年之久歷三人而後底於成績吾見其非勞民刻衆者也非要譽一時者也誠有志於風化者也是不可以不記尹字仲義賢而有文且善爲政

德清縣重建縣治記

明王 禕

德清隸湖爲壯縣縣治臨餘不溪後枕金鼇諸山

水明秀民俗淳美異時寓公多樂居之流風餘習去
今百年故未泯也歲丙午王師徇地浙右郡地入職
方朝廷慎擇才賢以惠綏其民於是德清則簡黃君
宗義爲令冬十二月旣至務以布宣聖天子及下之
仁民皆獲所明年春縣事大小就理則會寅案謀曰
縣有治所以出政令而示等威今燬廢若此不可不
亟爲之圖然公私赤立經費無所從出黃君乃爲其
民言吾民幸脫水火之中而沐浴國家之膏澤家室
之完田野之安駸駸然樂其生矣而吾儕非才忝被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二

掄選膺牧字之責以臨蒞是邑吾居之無所固民心
之弗安也輪焉奐焉以復前日之舊觀實百里瞻望
之所繫而亦後來之利也吾何私焉好義之民間言
而誠悅咸願趨事莫敢後者乃二月十日庀工首作
廳事繼又爲堂而前爲譙樓皆宏敞崇高有加於舊
以至棲吏之舍館廩之次及庖爨溷圉之屋靡不具
完凡爲役悉出於民而官不預僅數閱月畢底於成
明年春黃君介其丞熊君鼎來請予記以勒諸石予
惟今之仕於郡縣者難矣而縣爲最甚何哉蓋去民

尤近故也不有以得其心而徒欲以役其力不尤難哉黃君爲縣以明達之材施愷悌之政而熊君佐助之者又克盡其道故言出而民信之樂爲之効於是興廢舉墜不以爲難蓋惟有以得其心而悅以使之故雖役其身而忘其勞也春秋之法役之及民者雖微必書今是役也於時爲適宜於禮爲合制夫爲縣而能得民如此皆不可以不志黃君字宜之宣城人熊君字伯穎臨川人他若主簿俞君興泰典史祝君亮皆贊其成者也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三

重建儒學記

胡澐

德清縣儒學舊在縣治之南左臨大溪右逼民居後連委巷况歷歲滋久祠宇頽圯正統六年夏毘陵王敬來作令下車之初釋菜廟庭徘徊周覽謂其雜處市廛非育才之地退而謀諸縣丞崔時雍楊冕教諭戴昇訓導范敏俱慨然有改作意遂相基於縣治之東得義民蔡凱隙地高明寬爽堪爲學宮以奉祀事時巡撫亞卿周公詢如適來按邑亦甚稱許遂奏易其地而改創之官民捐助市材鳩工經始於壬戌之

冬先作禮殿以妥聖哲次及兩廡以列從祀以至明倫之堂肄業之齋習射之圃治饌之厨儲粟之庾及夫祭祀之庖庫師生居宿之廡宇凡學之所宜有者罔不畢具門以櫺星繚以周垣宏深靚奧藻飾大備訖工於癸亥之冬衆咸以爲不可無述以示久遠遂因王令秩滿詣京具事狀謁予徵記且言舊學久乏舉子遷創之後卽雋一人豈非地靈則人傑成德達材有由然哉予惟德清山川之邑其民多秀而知學蓋朝廷崇儒重道令丞作興廟學士子寧有不自激勵而奮起者乎異日彬彬榮登仕版爲時用也必矣姑爲之記以俟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四

重修譙樓記

趙琬

湖之德清舊有譙樓廢而弗克舉者餘二十五年正統辛酉吾友王克敬以太學生釋褐擢知縣事期年政成封內無事間謀諸同寅暨邑中之耆老欲還其舊衆以爲然遂具其事上之府府上之布政司皆報如所請於是揆時庀徒聚材積土壘石爲臺闕其中以爲門門上爲樓三楹又直前有橋曰通濟傾圯就

壞併改作之更曰永安不督不期役者自勸其年冬
十月始事明年春二月卒功複宇崛興虹梁相瞰政
事於是而出納吏民於是而馳走邦人士女爲之改
觀至若鼓角刻漏之設警昏昕而節晝夜者亦無不
具焉越三年秋九月克敬述職京師請予爲文以記
切惟事無大小舉其廢則足以惠乎民譙樓所以嚴
夜禁橋梁所以濟不通是皆爲政之當務詎可廢而
不舉乎故近世有更漏分明覘爲政之得人而橋
梁不修爲刺史之過未可蔑爲事之小也然則克敬
是舉其有見於此歟雖然吾聞德清戶羨而事殷庶
務所當舉固不止此克敬歸而尚加咨訪一切職務
廢墜者以次舉而行之則其惠之及人又豈但已哉
他日秩滿重來報成尚能爲克敬記之

重建德清縣治記

沈松

德清縣治堂成先是治之廳事以民居之没入者改
營之夫制因於民則隘久則敝隘且敝繼之以顛吾
懼焉耳矣嘉靖癸未方侯以進士來蒞茲土興廢舉
墜百令一新甫下車卽搜剔民隱剗革吏弊每虛心

於利病興革之狀或曰廳事弗葺民孰與仰侯曰而政未孚也暮而政成或又曰爾安民止曷先爾止時阻歉侯曰而歲未裕也閱歲丙戌實侯臨政之三年時堂敞益甚侯每升座悚然若危值風雨之暴至則欠伸起避予適奉命按山西取道歸省謁侯於堂瞻顧錯愕懼壓懼墜乃謂侯曰曷支爾梁曷易爾楹侯唯而未果民中之趨事者私相猷念爭峙木石以須侯命侯視民利用作達之太守太守曰其宜民達之監司監司曰民其宜未幾太守適以事至覩厥狀乃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六

爲侯恐曰文移之弊抑至此哉吾不目擊詎知斯堂之至此極耶子亟圖之侯乃下令經始於丙戌六月八日落成於是月二十八日稽之前制加崇者二尺濶廣六尺堂之後仍葺梅花堂左右又各廣二尺軒敞洞達瞻仰改觀予往落之曰美哉輪焉奐焉何成之速也民樂之也夫君子平政履中思順而已斯役也不強於民不費於官中順其庶矣乎宋令治所廨舍對書於考課之曆而殿最行焉斯役也適成於考最之期侯豈直見之曆書而已哉緒成屬予爲之記

侯姓方氏名曰乾字體道福清人也

名宦鄉賢祠記

曾

用

本學
教諭

名宦鄉賢有祠其來遠矣德清縣舊有二祠位廟學戟門之東西合祠者凡若干人惜旌別未愜間有名實不相應者揚子雲有言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爲伯彝可也故事有出於一時創見之獨而論終定於百年考訂之後以王安石之經術時謂夫子再出至廟庭配享卒弗可終況於他哉然則以一夫之私而欲愜天下之論吾見其難矣大夫三山方君崇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七

尚文教嘉靖四年聿新夫子廟宇間嘗進予論議及此有懷耿耿乃博考郡典得有唐慶公澄迄我國朝王公良臣凡九人皆記志有述故老有聞悉表爲名宦其未登祀者如宋沈公畸吳公潛游公汶暨國朝張公寧四人者節槩文章迥出羣類俱與舊所祀者表爲鄉賢乃若李沐黨附權奸排擊宗臣使善類一空而人主孤立則議以輟祀旌別既定士論胥允乃百諸當道隨聲報可遂乃戟門左右分揭二祠舊以新更朽用堅易堂楹門觀修飾煥備剏製木主備書

爵謚徙鄉賢於西宇序名宦於賓席虔昭靈妥歲以
春秋二丁祭畢踐庭供事裸奠維謹奉將如式焄蒿
悽愴若或見焉嗟夫仰高山而慕景行後來之士顧
瞻感慨進而展禮退而尚論必將有聞風而興踐跡
而趨者矣其於風化豈小補乎哉事竣屬予記其首
未勒之堅石用昭不朽

賓貢題名記

陳 霆

古昔取士之途一而今也維二成周之世鄉大夫選
士於司徒用升之太學論之司馬既乃詔於王而官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八

之當是時立政用人罔非常德此制既廢於是乎孝
廉立科中正定品門閥敘秩至隋唐而後定以科舉
則變古甚矣然古今太學之制雖時有重輕而訖無
廢棄豈非以先王所建周公之所講畫爲當準據也
歟宋之舍法雖未協於古然時譽歸重士發身其間
往往登槐廳立言路嗚呼其意之崇尚亦足稱矣國
初革元習之陋文教一新時科目雖設而貢典維重
至於察官邪奉使命恒以太學生叅之文運日昌科
日益盛於是貢之人法漸替瞠乎後哉視厥先下矣

今上思振頽靡制當論歲必擢穎拔尤十取其一自是橋門卒業者咸飶經葆行駸駸與發科者等士逢其會不甚慶歟德清自洪武迄嘉靖應貢者無慮百人謝侯九儀治邑之明年既取科第之士刻其名於石矣乃復蒐貢士之名氏俾對刻焉蓋崇古道則遵成周遵成周則獎造士嘻其用意遠矣傳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之弗延行則曷考何蕃於唐陳東於宋太學士也耿焉其名昭在史策易世更代發身賢科者衆矣卒莫敢望焉用是言之士之有稱獨科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十九

名乎哉抑聞之物無重輕應材則良士無品差適用者賢有豪傑者作梯階品格莫可拘矣凡我邑士尚慨然於斯

重修東萊書院記

陳 霆

方侯日乾治德清之三年政事既暇則詢訪邑故謁東萊書院於縣北之慈相寺退而酌月泉讀宋人謝夢生碑知書院之所由起已乃顧僚佐而嘆曰噫怠矣院之再作自我明王公良臣暨今踰三十年而規制且未備夫其委終責全不在今也歟二三子薰道

瞻德幸有地矣吾欲飾其頽陋揭其名額於諸君何如皆曰唯唯是歲冬訖事屬靈記其成按成公先生之畱寺其跡之久暫與讀書堂之更徙邑乘備登焉無述可也獨謂道無往而不在先生無適而不存自今而觀分茗則月泉之巖遲月則野橋之澗展書則竹林之崦由宋迄今其遺跡宛然在也山雲其儀林月其容瀑聲谷響其警咳四時朝暮所謂音容者若無恙也蓋宇宙寥廓萬象畢陳飛而鳶躍而魚逝而百川昔賢皆指爲道境然則曳屨入山攝衣而登堂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

凡所見聞孰非萃妙之存而精英之發則先生之道其在是矣嗟乎世遠千載聖軌莫循不有先覺孰爲興起書院之飾所以樹風聲而延私淑者其有旣哉君子觀王公與方侯之先後用心可以知其政矣裸薦在楹昭假在上庸效九歌作短騷一章以侑先生以繫遐思以流聞於無窮其辭曰蟋蟀兮秋堂風露耿兮初涼桂枝樛兮晝晷燭螢熠兮宵光山人兮來歸拭雲奩兮蓀房走元魚兮故龕槁梧潤兮飛淙空山兮歲徂蔭薜蘿兮色蒼流鈴發兮風高山靈呵兮

月黃同昏旦兮哨警續芳響兮云長

新建織簾書院記

陳 霆

織簾書院在羗山之陽初南齊沈先生麟士聚徒授經四方來學者恒數十百人先生於世無所取受鬻簾自給而已口誦手織夜旦不輟迨年且八十猶手抄故所燬亡書至二三千卷既其歿也門人尸而祝之稱曰織簾先生蓋表其高節清行思以激天下之貪夫鄙人若昔聞伯夷之風者云爾嘉靖二年方侯日乾來爲德清考德問故拜先生遺祠於榛棘中顧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一

見棟傾墮頽鳥鼠之跡交案乃愀然興嗟已而眺觀於元峰則長溪前縈層殿後聳羣巒疊巘環列於燿雲杳靄之間侯喜見顏色顧僚佐曰是可以宅先生矣四年秋書院告成作先生之主而奠焉謂霆宜有記傳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嗟乎先生往矣然而書院之有作其典刑固在也百世而下凡興仰止尚友之心者能無聳瞻於是歟嘗試登山而眺白雲在巘明月來岫意先生尚高臥其中思起而從之遊則既不可得矣溪山之間松濤有聲猿鶴酬和耳目所

接固其流風遺韻也乃援楚騷賦招隱一章先生有
知庶其來妥其辭曰若有人兮雲林高風激兮靈襟
世誠溷兮孰諧表獨立兮秋岑空九州兮眺遠眇齊
燴兮九點斲芝田兮足糧何百歲兮修短紫荷裳兮
秋勻青蘿屋兮夏寒君可樂兮山間乘白麕兮從元
虎朝東崦兮夕西塢還夜誦兮虫勞苦輟澄泉兮在
聿采秋英兮盈掬儼歲時兮奉薦慨千古兮遐躅

新市鎮創建三賢祠記

陳 霆

嘉靖丙午十月維吉新市鎮作三賢祠成三賢者爲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一

顯謨閣學士諡文節劉公光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諡
清獻游公似左丞相兼樞密使履齋吳公潛三賢有
位於宋而聲光流聞則易世未泯謹按文節爲慶元
名臣其位禁從乞畱晦菴之在講筵乞禁道學之被
譏議趙汝愚稱其激烈類蘇子瞻懇惻似范祖禹非
虛語也清獻爲淳祐賢相其輔君也規以親儒從諫
之語勉之敬畏儉身之學厥孫提刑汶乃心亡宋布
袍有遺民之書 元避總管之命此其祖孫同德者
也履齋宋世寧 迨生長是鄉薦登龍首旣其柄國

止徙都以安人心逐奸黨以杜賊至遭貶瀕歿動
天驗於風雷委順形之詩頌是其行已合天而達生
知命者矣凡此數公寓則里賢諭維鄉秀而吾里爲
東家之丘社祭罔秩禮典之缺不其甚歟初章丘謝
公九儀來爲邑得三賢之詳於邑乘遂請之當道俾
祠以祀閱月公就徵入臺祠緣以輟去之十年公來
司臬詢知尚缺如也則檄馮尹煥趣成之取材於里
祠之贏籌費於官地之鬻擇基選勝建之清獻山池
之上堂廡門垣胥公指畫大規甫就而公以入賀如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三

京餘工載情明年僉憲渝川譚公榮持節行縣謂茲
義舉罔終曷勸矧文節清獻允吾蜀賢尊鄉協義吾
敢不勉乃斥贖鍰檄縣終事於是像設有嚴瓷堊如
法煥其丹碧規制備矣既畢考霆以嘗啟議當識之
石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三賢皆能用人之國而
扼於貶放沮於退遁晦於代謝終其身抱具以藏賚
志以歿於是北方之覘者類有國無人焉之誚荏苒
之餘天水終竭君子觀三賢之悟世則宋事可知矣
今去宋餘三百年三賢者以其夙昔名德揭享昭次

高風襲人生氣凜若而吾人拜瞻之頃慨然動中要
之砥撐人國扶翊世教均入思慮然則失之於宋可
得之於今憲司之用意遠矣是役也祇命率作爲耆
民某等而某尤用勤事以克竣已系之辭空山兮廢
墟走麋鹿兮羊牛與俱孰漣鬱兮弗開倏丹碧兮靈
區靈之宅兮中土石纍纍兮後前其阻藹松桂兮作
合泚澄澄兮介左松有羽兮泚有鱗綬魚鳥兮來相
親木之沃葉兮失秋野芳發兮長春重堂兮聯廡靈
棲其中兮霞裾楚楚回風颯兮薄惟雲祈祈兮在戶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四

前峰列兮平臯攬黃鶴兮手招御清氣兮往來羗一
笑兮偕飛僊而遊遨燎都梁兮雕盤餼牢登兮畫俎
歲將事兮罔懈挹高風兮千古

德清縣築城記

蔡汝楠

嘉靖壬子倭始犯浙東明年癸丑東寇西驚遍擾江
南郡縣完破大抵視城堅敝無城者其禍不可量已
又明年甲寅湖州府推官方公以署縣來德清奉兩
臺檄暨分守叅政謝公諭意議因 址而城之邑之
耆老百姓集縣慮始率以時詘舉羸爲難知府事徐

公行趣計議方公曲諭邑民城議始定或又以故址夾據鴻河易傾圯盍拆河北而城工半之方公執言因者百事之綱故址具存可因且拆臨河之居而河北苦置河南之民於城外而河南怨不足以固風氣而扞寇偷其何以爲邦郭也必以跨河爲慮請疏二河殺鴻流謝公渙然之竟無以易夾河之議繇是摩畫規制併疏二河稽縣羨請司帑及勸富民輸貲以佐財費命丞簿校官分程董役什長赴工糾之以度知縣熊公通判劉公先後視縣蒙成而督之越期年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五

乙卯秋日城成計故城不異今制而水關邁於曩時其圍七百七十三丈有五尺其高二丈有三尺其基濶二丈自基以上斂以城堞一千五百四十有奇越城十丈有敵臺凡七十座越三敵臺有舖凡二十五處因除戎器謹闔開練民兵使守之後賊自乍浦柘林入境者聞邑小且有堅城遂無西意近邑關鎮亦藉以無患謝公馳書至江西曰邑城矣盍記之會方公再來署縣專使以告汝楠不獲辭而紀次其事又惟守藩者行省之事守府者郡大夫之責德清下邑

蒙藩郡大夫以守藩守府之圖成闕民之績尤不可
以無記考之春秋凡城必書重民力也至於城虎牢
以遏楚侵實惓惓焉夫虎牢之城固鄭人事然守虎
牢以固鄭守鄭以固中原則寧止一國之事哉責鄭
而與大國蓋春秋微意也一時浙中蕭山桐鄉諸縣
俱成城率繇縣官司之爲自保計而德清以近省首
邑隸郡要地城功獨藉藩郡其與大邦爲中原城一
方何異邑民苦於始作黽勉成功自茲門可鍵城可
恃民得樂生而無殲害孔道安而藩郡固功有攸歸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六

矣謝公某某處人方公某某處人贊美宣勞其經斯
役者某官某法當備書

築城記

胡友信

節推方公之理我湖也治體嚴肅綜理詳密大爲當
路所稱方是時海寇挾倭侵擾兩浙諸郡巡撫都御
史王公奉勅經略其事以德清爲省之門戶首當其
衝而舊城撤爲海塘人情洶洶略無可恃邑令劉君
又以改任去欲得宏才善經制者衆咸推公公至調
度選練大張其勢賊破石門相望密邇矚知有備不

敢犯境當道知其才略因以築城事專委之公以大
工病民不宜輕舉郡太守徐公仍委安吉守江君促
公舉事乃躬率父老揣度地勢當爲城址者若干丈
計量工作木石之費若干萬千費既不貲民力不任
乃請帑藏可緩之銀及無碍銀於藩臬又遍諭殷阜
計料田庸鳩其寡少集爲巨費當道咸以爲宜時有
以不築水城止沿近河小其郭郭控呈者當道下其
議於時今按察司僉事曲公同知杭州曾公同事乃
登高環視謂民多城隘旣非所堪若棄民於外適以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七

啖寇竟以初議得請遂分命縣丞劉君永盛等董其
役而教諭李君廷芳等亦各以公意效勞其間公則
殫躬瘁力蠲除不惡節省冗濫以濟不足其後隣境
有警公堅兵東下布政司照磨李君文秀竟其餘功
不勞而辦蓋自甲寅夏經始而畢於乙卯之春歷時
無幾大事克集自非調度有方衆力畢舉豈能逸成
如是哉方舉事之初咸慮水勢洶湧淵澗莫測必無
成功公獨毅然任之持以果確大疏壅滯宣泄下流
今水門五竇外河二帶水春夏漲急之時漫衍北注

絕無激盪之患故水關之勝壯於兩浙丙辰冬我漢南胡公來知邑事感公之績屬友信爲文以紀其事辭不獲遂僭爲之公名敏號會川徽祈門人登癸丑進士今陞刑部主事民間有歌公之功者略約其詞而系之曰城之水冽且長兮其公之浚兮城之山青且賁兮其公之培兮城之室廬纍纍兮其公之構兮城之生齒總總兮其公之育兮城兮公兮不可無其可泯兮安得天下皆城兮以慰公之心兮安得天下皆公兮以慰民之望兮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八

阜安橋碑記

蔡汝楠

邑本介於名山天目之高深溝欽巖而爲谷谷之水其初猶湍滌爾旣乃周流拂汨會於郡瀆徑入大溪橫貫吾邑當春夏之交霖潦暴集流湑波盪不克善濟民咸病之阜安橋之建跨絕盛流肆達諸鄉輿旗所至雲合鸞集而騁驚其中弘治間橋圯民頗畏阨知縣事王公良臣加修營焉嗣後仍復摧侈柱石當水衝幾於不支民艱渡如昔嘉靖己亥知縣事李公蘖豐然創議曰道路分歧咎在地主及此不爲非所

以振扞邦邑閔慈元元也先是邑有廢田令民佃之
以其貲助營事庶兩利而俱全之議上於巡院傅公
得所議遂經始民果說忘其勞促就如期自後履道
不硤暢美無窮然而李公欲不自顓績焉蔡汝楠曰
嗟乎稽之往古鄭僑惠矣而孟氏譏其不知政西門
豹循良矣史記病其非仁彼溱洧漳鄴之間有可裨
益者二子闕焉母亦曰細務累大端獨事之建集雖
有賢者誠在適時橋將傾於茲數年矣諸爲政者卒
莫揅其敝爰至於今而始成之大易言時行非此謂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二十九

歟

重修儒學碑記

許孚遠

德清學宮自正統間改建於邑治之東迄今百四十
載矣有司者嘗因其蠹敗而修之歷載滋久勢圯甚
我史侯蒞任之明年一日視學慨然曰是可以已乎
始剏修之維戊寅春三月命工鳩材羣役並作經始
聖殿載及兩廡載及敬一碑亭載及明倫講堂載及
東西齋載及博士宅仆者起泐者治污者潔輪奐炳
然一新其舊若戟門櫺星門則揭而高之鄉賢名宦

祠則恢其制而別之垣墉之啟聖廟則鼎建於左方之良位而以其故宇改祠文昌焉於是宮牆內外頗稱壯麗矣先是監司舒公郡守李公來視吾邑侯因白修治狀兩公者惓惓以作人爲己任侯之請適當其意且請徵邑之宿逋不可貸者克之舒公報可李公以其費侈出罰緩佐之侯捐俸資與民之贖金以助其役邑縉紳先生暨博士弟子員咸有輸凡得金七百兩有奇斯舉也上下一謀士庶協力故事逸而有成費半而功倍猗與休哉侯之有裨於崇祀育材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

不淺也工既竣屬許子孚遠爲記以詔其後之人孚遠遂拜手稽首颺言曰嗟乎吾黨之士羣趨而遊於聖人之宮墻靡不曰孔子吾師云爾及問其所以爲孔子之學則謙讓不敢知且或眩亂於紛紛之說何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以爲人學爲貴學者惟人能之而物不能此所以爲盡性至命贊化育而參天地之本也孔子固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然則學之道奈何余竊觀六經垂教及孔門師弟子相與告語訓戒之詞蓋無往非示人以爲學至夫子贊易

首乾繫之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則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是故志足以帥氣之謂強足以勝欲之謂強自強不息所以法天而爲學也今夫人有剛柔氣質之偏有聲色臭味之欲有功利權謀詞章技藝浸淫靡濫之習繇數千百年以來人人骨髓而不能化苟非自強之君子其孰能勝之道在天下昭如日星仁義禮智皆所固有然必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非自強不息者又何以與此故孔子他日自居惟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夫聖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一

人之所以爲聖人豈非萬世學者之準的也哉雖有嘉禾不勤於藝不可以望大獲雖有良馬不善其御不可以致千里雖有美質不嗜學不可以幾大道學者之於聖人其分量固不侔矣然又無毅然發憤之力是以或作或輟而不能有所至也天下之事惟人所爲志氣精神要在專一而後遂莊生亦云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雖小道且然而況聖人之學乎孚遠至愚陋人也嘗聞教於君子而有意於聖賢之學乃自顧其志因循二十年而未能立竊以爲學不發憤不

能自強終不能脫於流俗尋常之外其於道德性命
譬諸談味說色而已矣吾黨之士倘有豪傑出乎其
間而以聖人之學爲學者其尚思所以自強也哉余
斯言聊以爲先倡云爾夫我侯鼎新學宮以作養人
材其意至厚余故以平生所願而未能者爲同黨共
勗之侯名朝錄閩之晉江人

三侯生祠碑記

朱長春

賢者之繫人思尚矣自三代然蓋其直道哉大者召
南憇舍之封樹小至畏壘三年僑客耳且然羣起尸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一

祝之要之熏於德結於彝好如饑渴飲食如蹈湯火
思游清泠之淵故思必賢乃久必思久賢乃定祭法
曰以勞定國則祀法施於民則祀勞言功法言政故
必有治人立治法興治法而繼治人人亦何常唯法
是式不得其法思其人民何繫於賢繫自思耳江南
諸郡吳興稱善諸縣武康暨德清稱醇清邑二十年
趙陳宋三御史繼起家號治平有漢吏之風宋公徵
去十五年邑大敝騷然官爲畏途熊公至復治三年
艱歸又敝五年而上官以武康令周公兼攝歲餘又

治以能移仁和凡四十年中三治再亂其來若農望
歲其在若赤子之得母其去則行饑之思宿飽也父
老之誦曰上有陶謝中有陳宋近有熊周遠故弗論
陳公以監軍朝鮮朝廷勅祠其國彝人社奉之勲不
在邑邑士民特勅三賢生祠祠三侯思循良也宋公
爲余同進士宅憂時時往來其中周公數入山相對
熊公未相聞聞之陳張二太守今一間過清溪輿人
口三賢歷歷也大約宋熊二侯治行具少司馬許敬
菴先生吏部章元禮碑中宋公內行謹而外理平束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三

其官中以休民庭常晏如事不廢而上下之結綢繆
大夫士相與興禮雍雍丁亥戊子大浸大旱薦饑竟
寬催科寧身受拙而一縣受子遺之生息民歌安集
戴慈母焉熊公用先甲爲吐茹一振逋滯清於案宿
蠹屏於門豪不逌伏於野平徭稅課文學禁淫巫伐
古栢之妖則廩廩能吏神君矣繼治同繼亂異倘亦
絃琴之道乎平則撫之緩則張之文武之所爲如是
耶周公尤有異者其攝也天下有久當官而陸沈未
有暫於官而不郵傳狎者縣敞以賦役第一上有徵

空借移短出之陋例下有撒派隱卯飛匿之奸竇諸
猾乘而包攬侵漁其中至輸運逋耗軍兌囂爭十年
凡三闕至侵辱大令移其官公至而滌刷百蠹盡掃
稱清吏神君徧於江南諸申文案榜於市下里愚民
耳目稽而計了然百世一日可也約躬平訟修廢勸
學又餘事勿論吳興百年中太守及泉李公烏程令
志尹楊公良吏無雙皆去十餘年百姓私爲立祠湫
隘予曾告當事當並祀兩賢苦無興事者德清之人
何其獨摯深於甘棠哉以知由來醇風不虛爾信乎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四

治在人在法法垂人永斯其爲尹東乎吾於三賢感
今昔之治有望於後特爲總其大政詳志之末世天
下生祠如此絕少如周公以署祠更絕無聞乃徵民
直哉吾無譽矣宋公名興祖字汝傑號方麓蜀漢州
籍中江人萬曆癸未進士熊公名德陽字龍光別號
青嶼江西建昌人萬曆丁未進士周公名宗建字季
侯別號來王直隸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

文明塔記

章嘉禎

德清亘封禹東陬自周秦兩漢以來邑治居下蘭山

之陽至唐天寶間徙今治枕百寮奉國巖崿諸山層
嵐複翠若宸障然以啟厥宇而前挹餘不一溪溪由
天目餘杭會武康之前溪水瀟瀟漣淪紆袞而之邑
治之前東注駛然矣形家者言謂故治阻山襟溪而
隘式郭今治稍稍廣土矣而水駛然去無障隘縈迴
攬結之勢風氣靡萃邑之民物人文惺惺遜他巖邑
職茲之故今上御極之二十年連侯來令吾邑其明
年百務具舉暇則偕三老彭君等及邑父老子弟相
與升虛望景謀建塔於故治下蘭山之址瀕溪而揆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五

日焉負高臨濼黜聖丹紺崇之七級下爲樓七楹禪
舍三楹匝町畦而垣繚之資出於侯所捐俸括羨及
士民所願輸助工始甲午之春三月成於秋八月蓋
縣無廢事境無勞民而地湧星龕轟然雲表與下蘭
諸峰烏巾巒岫叅峙相繆於溪流澗澗間忽砥柱出
焉擘中流而迴倒瀾晴灩雨漲月漪風縠川陸盡藉
生色邑之風氣始完而勝益倍侯偕寮佐落而命之
曰文明猗與偉矣夫古者辨方經野惟墉壑藉畝之
是務而浮圖者竺乾氏所爲表禪乘而弘釋法侯之

爲邑也文學飾治日羣邑士之雋者躬訓督之甚勤且篤復徼地靈以鎮人文假禪乘之用以陰佑儒術蓋竣役甫五載而領鄉薦者六魁選者乙捷南宮者二較昔特盛若操左券取焉則詎非地靈之驗而侯之大有造於吾邑也與按邑誌越山椒有望湖塔蓋以眺望范蠡湖名今已湮滅不可蹟若文明豈直以供覽眺如望湖者歟固將永永與邑治俱終始後之譽髦接踵超乘而起蒸蒸藉藉奚止向所稱數人者唐韋肇得第偶於慈恩之鴈塔題名後遂爲故事至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六

今艷稱之然則吾邑之士以文明爲鴈塔可也侯功與塔俱遠矣侯名繼芳壬辰進士福建龍溪人彭君江西鄉進士名同魁善堪輿貴溪人

重修保慶寺碑記

蔡鐸

清邑之西鎮曰方山祖天目而宗莫干循方山東五里別曰烏石烏石左巖有招提曰保慶寺肇於宋敬翁簡禪師元末寺燬國初住持湛堂澄理故址而新之屹然成梵宮矣歲久殿復圯蔑興復其人者崇禎己卯住僧炤安忽發弘願趨余謀之曰僧依調御得

廬而調御無依其何以信吾檀那維長者崇信白業
凡吾邑大而浮圖小而精舍靡不藉長者力茲金容
委於灌莽其謂之何余曰是吾志也昔惠宗皇帝匿
曜於茲儀容猶在烏庸勝蹟湮沒乎安卽以日夕刈
薪之資三百緡爲倡而余亦勉力以助焉庚辰冬經
營爰始選材於市伐石於山郡邑士大夫暨耆善相
率捐資而我濟陽二三子弟實董其事以歲大禊姑
緩役迄癸未乃克告成夫舊宮禾黍亭榭淒涼飛閣
雕甍都付與寒煙荒草而幽巖古剎金碧紺青得再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七

輝煌人目者不可謂非炤安力也余家距寺不數里
長松夾徑梵唄璆然芴有龍蟠石傳爲老佛趺坐之
所余每策杖暫憩極目天際松濤怒號山鳴谷應颯
颯乎其金仙氏之侶也哉自此而一世再世崇奉法
王增飾莊嚴以弘覺岸則不特敬翁湛堂風徽世被
而炤安亦藉是不朽矣茲奉落成爰記其事於石以
告後人焉

孺慕亭記

黃輝

人之情苟有所至卽身之不必而於其子以親之所

不忘爲己之不忘其親此吾友沈伯含氏孺慕之所爲作也伯含之言曰先侍御公之棄孤也孤未冠與諸弟皆孺子先宜人又早逝今或夢侍兩大人身猶孺子時也先侍御司李豫章四年一裘三日一肉出入則婦孺咸指曰清官清官其直指秦也日夜馳歸牽大母裾悲涕不自任則又日夜馳之秦酷暑中南北萬里夫公之按秦非次也權相江陵啣彈厥私人又抗言時政苛嬈傷元氣會按秦者數多奇乃繆推使往知公有大夫人在限例嚴且不得顧私故用因公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八

公不得已與日爭路而秦案山積常自嘆食少事煩奈諸葛公何竟用是不起秦民悲思士無賢愚共傷之嗟乎公之歿乎忠孝也則亦權相之以也而墓中石尚未敢言之也先宜人見背公尚壯遂不復娶每泣謂孤恨若母不逮吾祿安所得一坏佳土而偕之卒卜吉於德清之烏山山從天目來水入於茗合塋焉墓前構小亭歲時憑衣冠上食孺子慕不能忘也願借一言爲記史輝氏曰夫人有所慕而不伸則怨北山之怨也但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耳借令非

次而困之如侍御公也者怨又不知何如已岵岵之
陟念其父母則又代其父母言之悲夫侍御公之代
其母夫人言也將孰爲聽之也者今伯含所爲慕豈
眞一坏之爲憑歟唯是公侍乎太夫人之養而不獲
終也挺忠孝之性守委蛇之誠行艱阻之會卒不能
如志而抱閔以往此伯含之所爲甚痛而不能忘者
也公不能自言微伯含孰爲言之吾聞天目苕溪間
山水清邵君子樂而重去之公之役秦也顧南鳥羨
東流鬱鬱塵坳形神不屬當是時也華岳吳山孰與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三十九

天目之卷石黃河清渭孰與苕溪之勺水平哉生歿
誠有數亦自有地獨慊慊不獲所慕而歿耳使公無
歿當丁丑奪情事必且力爲爭不幸未竟而天以伯
含承其後方用文學政事顯益光忠孝於天下使天
下咸知侍御公之爲可慕也者斯亭也人倫將賴焉
豈獨爲觀於沈氏子孫哉公特祠於秦者二豫章祀
諸名宦其神氣宜無不之追惟往事忽忽三十年冰
山積絕不直一笑惟山水故鄉之樂猶必有眷眷乎
臨睨者蘇子由所謂嗟平生之所好兮旣歿而後能

然者也伯含淡於詩者也吾故以詩人之意爲之記

吳羗山高士菴記

胡公胄

天下名山以隱逸著者非一崆峒以廣成名箕山以許由名首陽以裔齊名富春以嚴子陵名地因人重人亦以地重也吾邑之乾元山亦以吳羗得名蓋吳公生於西漢哀平之季避新莽之亂自竄於湖海之間與北海逢萌類而并泯其掛冠之跡後三百年又有雲禎先生隱避於此織簾著書并其書不傳於世視休文之撻蓼田子之膚功直電光石火耳尚論者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

果孰得孰失耶兩先生所謂鴻飛冥冥非惟身不可得而見并其名亦不可得而聞者也况乾元爲吾邑巨鎮青龍蜿蜒蒼翠欲滴當雞鳴昧爽扶桑日出之區隱躍若睹幾與泰岱日觀相爲呼吸特以僻在一隅不能與中原爭勝而籠罩固已遠矣雲間陳仲醇有云樓卑微礙雲霄之氣然形家者言茲山當縣治鶉火之方韜光斂燄掩映千古正所以發雲霄之氣昔人良有深意非僅爲觀美而設也余因是而又有感焉佛氏之有補於名教不可誣也自有茲山以來

名僧後先相望如法瑤清覺性常無窮皆宣揚最上
指示羣迷智者切景行之思愚者聞梵唄之誦東坡
學士佛印大師縣大夫岷麓陳公往來題咏結方外
交而兩先生之名亦與並傳不朽不然誰肯披荆藎
犯霜露朝夕於茲土兩先生之流風餘韻想像於暮
煙春波而不可復識矣吾故曰佛氏之大有裨於名
教也老僧智延僧臘數十年龐眉杖履乃考據舊聞
手書以示余余不能文以高賢尊宿不勝嘆羨姑記
其源脈如左方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一

修學碑記

蔡奕琛

清邑黌宮自正統六年徙建邑治之東二百年來時
圯時修歲在崇禎之改元先師殿柱更以石或曰爲
堅久計也然青烏家言邑治山水清遠遇木則生遇
石則尅理或宜然闔邑士議修復謀於不肖奕琛維
時琛方讀禮廬居逡巡謝不敢衆友曰學宮遺址夫
亦君先世尚義之所捐也今茲 義匪異人任遂屬
不肖琛首其事顧念經費浩繁涓涖之効何濟洪流
惴惴焉不克勝是懇會邑侯丁父母下車慨然身任

曰此有司責也不敢以此煩諸大夫先後捐資四百餘金鳩工庀材柱仍易木堊悉加繪不逾月聖殿煥然他及明倫堂櫺星門鄉賢祠諸處敝者飾之仆者起之汙萊者闢治之軒爽明潔燦焉改觀至於鑄鼎之撤舊而新聖座神牌之易簡陋而莊麗則又曩來規制所未備而今日鼎葺之尤壯觀者也時韓學師亦新蒞任稽核料理協贊尤力故費省功倍經始於丁丑年之十二月二十四日落成於戊寅年之十二月十六日工既竣學師曰是不可以無碑因以屬琛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二

琛瞻仰巍峩徘徊庠序惕然以思悚然而懼更冀有以闡侯之德意也曰夫侯之慨修學宮也豈直爲士之剽文拾科之地也哉學較之設在於興賢育才古來設教之法閑之以宮墻垣廡肆之以經籍名物審之以絲竹管絃習之以周旋應對要以消其氣質習俗之疵以成其中正剛柔之德本之以中和禮樂之化以厲其忠信廉潔之行以故講求俱有實際施用具有本原得志則雲雨蒼生堪爲國家任大事排大難蓬蓽而行亦風世善俗哲人吉士不可勝用良有

繇然今天下士風敝極矣邪說高張僉壬橫議不過以富貴利達四字鼓天下無識無骨之人一時蠅趨蟻附景合雲從苟可徼榮獵捷至不難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背叛漸滅而不顧聖天子乾剛在握尚憤慨於衣冠之盜難除也人心之禍甚於猛獸不誠然哉邑侯有提調之責者功令星懸方於造士成材之効課最有司琛故闡侯加意學宮之德意其期望吾邑者在於得人之盛而不專在於得雋之多也余邑文風曰著古風猶存詖淫未至漸劇學問正堪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三

變化願與有志之賢相勗於綱常名教毋徒爲富貴利達中人海內且推名庠矣不然而僅剽文拾科誇耀鄉曲他日倘有叛倫常以倖富貴者天下萬世且指而唾之曰此清邑某科得雋士也則辱吾清邑也滋甚凡我同志勉之慎之其無媿我侯樂育陶成之盛心也哉

熊邑侯去思碑記

金明時

吾邑介山澤之間俗瘠而役煩比年以來胥吏作奸民日痼瘵亡賴者往往竄身在官爲諸從事狼噬虎

哮時最苦之侯甫下車討諸不法去其尤者門內擬於神明徒輩不令司逮有所逮命居間者攝而至雞犬無恙每當聽讞史椽惴惴從柱後供楮墨不敢增減隻字卽豪民欲馮氣力曲文避之不能也惡少年結黨一唱羣和素齷齪於鄉者籍其主名犯卽以三尺隨其後遠近肅然故時苦僉匭總爲承奉縣正一切供應破家者十而九侯盡減去著爲條人便於趨役又於夏稅白糧諸解給絹價夫銀悉如額不損私家一縷受事者走燕地如鶩故時又苦兌運漕卒擁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四

衆勒詐賦多倍於科外侯設爲限每一船至倉兌畢卽解維去而軍與民不偏勝輸運若流矣令以下故時日用取諸廩或不與直或與半直侯出錢平易不以口體累民淡泊率先有甌塵釜魚之風焉其大者邑學宮傾圯侯捐俸鼎新之曾不以將作費公帑橋門之前向湫隘濬河瀦水甃石爲徑闢昔之半東偏建一高閣奉祀文昌主於其上月朔望率博士弟子員課制舉業人授饗殮而手定其甲乙文學益起壬子占解額者五人則侯陶冶之功也清俗尚鬼有巫

朐妖社於代舍之長橋傍有古栢一章指爲木居士
煽惑士女舉邑若狂尸祝求福者四方麇集侯移文
正告之伐其木輦其所積賽錢以佐葺學宮之詘人
人稱快焉歲辛亥會當編里十年重徭西吳巧於規
避莫可方物一不當民且傾世業鬻妻市子無所控
訴侯於家之貧富丁之多寡靡不數計而衡平之論
田論丁各協於準卽貴室大家花分影射萬計倖免
屹然不爲搖動版籍既定四境皆得食土毛而無勞
佚不均之嘆此亦近世所希覲也余聞諸士大夫父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五

老曰清溪賢父母必稱陶謝陳宋陶謝遠矣余不得
其槩猶及蔭陳宋棠陰中而陳揮霍濶大赫然振刷
宋豈第篤摯熙然飲醇侯則修舉方陳慈和方宋不
動聲色而每以沉毅應事民隱洞燭肩巨解紛熟於
游刃武斷者馴善良者勸二十餘年積弊之清溪遂
登諸化國而躬厲清白恥以一介自污請託問遺一
概謝絕布衣蔬食雖古廉吏無以加者去之時囊無
長物制書數軸而已傳曰民功爲庸跡侯治狀其庸
於清溪也三載不啻百年矣猗歟休哉士大夫父老

胡能不思侯也

甦商碑記

譚元禮

今夫商相語以利相示以數相周以知監於四方之貨以知其貴賤贏糧躍馬如猛鳥之驚發捐親戚去墳墓涉風波牽車牛遠服賈何爲哉其將爲某邑日用不足供億不給往而備其不時之需乎抑錙銖刀錐唯利是知也厨傳不飾古今以爲美譚至人生所需日不過飯二升歲不過布二疋柰何憂不足而竭人之汗血供我之口體爲耶昔有仕於吳者未嘗市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六

吳中一物予讀史時輒爲仰止甫下車時集市人而告之曰予蒞茲土祇如一家於此與客於此之人有價則與無則不與價足則與價不足則不與小人居市敢不知市乎是予幸也否則是予過也予持論素如此適奉憲禁感往事愀然爲之記後之觀者將撫然於斯文

乾元寺建置漏澤院碑記

夏元彬

國制漏澤置院與郡邑相終始秋望設祀德甚遠也獨清邑缺然者以邑初建下蘭後遷玉塵跨溪而城

環山地偏未遑及此時日既久羣萃州處道境衝繁
朽棺委積冤鬼夜號慘有不忍言者歲在丙子仲夏
一日造邑而請曰自侯譚元禮之蒞吾邑也政簡民安
人知有生之樂矣因而一及歿者可乎侯瞿然曰得
毋漏澤廢舉耶此夙願也越數日復以書請曰舉必
以資侯之蒞吾邑也溪遜其清五年如一日矣寧暇
給乎侯曰余雖貧百供億以成之不恤也急審其地
以時方溽暑姑少待焉未半月而侯內召之音至矣
方慮侯行急事不及計而侯且捐金爲助刻期舉行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七

親命駕而視之給簿永遵地卜乾元寺之右爲金蓮
澗千人坑古跡在焉余向有放生社會傍而行之一
使生者得休一使歿者無憾始自市亭近地延及荒
郊村落從此觸體得所無泣鬼拜星之苦矣猗歟休
哉侯之爲此舉也甘棠遺蔭德有踰此者乎請勒於
石侯曰存吾實耳不願有其名也噫休哉意更深遠
矣余且仰瞻乾元而有慨焉古廟雖頽石礎棊列尚
可覩也今其地盡爲豪强者兼并矣倘年渝日久桑
海變遷無以紀之不幾湮沒今之功績耶倘得藉侯

之靈相延遵守永永不替則千載之後澤猶新也咸曰善余故述而記之如此

重建永靈西廟碑記

沈戩穀

有晉永嘉三年武康縣餘不亭之南十五里陸市沉徙而東新市之有市自茲始咸寧五年故吳大司馬右軍師朱然弟煦從軍司馬氏伐吳轉戰至市誕神於市之施家巷命名曰泗志本泗人也復從軍敗石勒於葛陂永昌元年冒陣歿王敦之難泰寧二年封鎮國大將軍降夢立祠於所誕之地卽今廟也距始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八

遷市十有六年爾香火之久莫或踰之矣至周廣順改封保寧將軍趙宋南渡紹興五年以雨暘應禱里民走集闕下下詔封顯佑侯賜額永靈慶元二年加封順應并封協惠夫人端平三年加封惠利璽書皆鐫碑廟中至今存其作聲響拒寇蠻檀元兵掠境化白蛇當道不敢犯暨進封靈感公號土主夫人加昭慶順應助吉世子封保慶嘉濟永昌侯在宋末或在元無考明興以神以死勤事禦災扞患皆合祭法從舊爵號著諸祀典先是宋嘉泰三年寓客陳錢卽今

陳氏遠祖有碑文存志中言神受佛氏之戒饌設伊蒲誕日獨懸燈遍隘巷時殆未領祠官也洪武始易以羊一豕一春秋縣令視臨其祭或用學職丞簿代攝祭法始定洵乎制作必俟大有爲聖人與按志宋元祐鎮東人以走祀不便請分建東廟廟始專名爲西今祭亦專得秋祀云正德六年僉事陳水南先生與鄉貢童遷倡議重修踰百四十餘年爲歲之丁酉廟復圯里之好義者某某屬馘穀具疏遍告諸捐資者撤而新之自十月十六日興工戊戌某月日落成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四十九

初制尚庠隘自堂達門皆連甍左右承霤而已今堂階庭除門觀之制始備加巍焉况是歲東廟亦改建鎮東樓西東分明竭作資力僅出西北之半因四方多警多遷客焉鳩材庀工愈益艱矣顧惟煙火萬灶祠廟相望秩典禮者獨茲暨宋之三賢况禋享千四百餘年不絕尤冠冕焉樸遯曷足紀此惟襲績典故以備野史一二耳抑考神本貫泗人神父煦爲然弟吳志然本毘陵侯治姊子施姓治故鄣人廟右舊名施家巷或神父亦從姓其後族人不沒初姓居此故

然然世遠莫考不敢妄爲臆說矣

重建阜安橋碑記

國朝沈應旦

周禮厘人稍人澤虞川衡咸有專蒞而溴梁之司罔聞焉說者謂去古未遠俗猶庚桑畏壘不相往來朝涉而褰裳者未數數然也又或疑衆建千八百國各爲吾疆不當盤互紆聯以開車攻徒逐之漸史載秦昭王初作河橋亦前乎此者列國不多置橋之一證也然則子輿氏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之說又何昉歟余矍然曰林閭場遂之屬利在一方分職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

而署此其所也若夫以洪涯而界孔道德萬姓絜息於斯厲揭於斯津梁之待興也迫且鉅哉故不以責具員而重屬之子大夫之爲政奈何由溺之願不深濟川之材不練視戎旂爲故事懼鞭石之鮮靈如王周見橋壞覆民租車始歎澤梁不修刺史過也迺償民粟治橋噫晚矣吾邑侯大馮君仁人而知爲政者念念與民瘼相求事事與未俗相救一年而學校新所以教民興行也二季而里甲定所以蘇民痼瘵也逾三季而侯所重建之阜安橋成所以躋民仁壽也

惟時適當侯考績報最橋之觀落有大非偶然者吾
儕歌詠明德卽推本茲役以窺仁人之用心審時而
勞民擇能而任事捐金自上不假羨鍰之苛流泉自
下盡塞漏卮之孔搯是三者以爲治焉往不勝任而
愉快又何疑子輿氏論政卽在區區杠梁溱洧間哉
按橋修亘二百五十尺廣十之一自天目歷苕溪安
溪至臨溪潏迴十五曲一百八十餘里茲橋屹然尊
睥睨之形勢接都會之殷姚江以南跨城而駕鮮有
及其項背者誌稱泐自唐天寶間嗣易石於宋淳熙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一

中歷今五百季代有苴葺比來毘劉特甚畢拔而統
營之石用舊者五之四松椿木樑悉購巨偉工出匠
氏者九千八百有奇出民傭者一萬二百有奇費中
金三千有奇役始於

龍飛康熙元年之嘉平竣於康熙三年之長夏規模
求舊而停整過之成之日請侯更名侯曰阜安無以
易也侯名壯號陽長順治戊戌進士董事者吉祥院
禪師靈藏勸事者文學若而人耆民若而人卽侯所
擇而任任而不疑者例得並書

文昌閣記

沈應旦

邑泮林東南隅爲樓者兩梯位文曲而像之離立膠
墻不咫武而其勢與隔溪諸山振袂聯鑣以升扶巽
氣歲月寢長毗劉略盡中州侯父母跡其舊而取新
焉凡興舉關學校者例得邀掌故家言一時金馬鉅
公珥筆禁近諸衿士以不佞老諸生也屬記始末不
敢以不斐辭作而言曰科名文章皆有鼓舞盡神之
事胎息長養之方故青烏之囊志士不錄參其說而
善用之與學者相爲功今夫富人之子破千金擽萬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二

指能使螳垤如屏鴻隙如帶而爲之父兄先生者庠
序之本不尊詩書之力不厚酷信形方而營之無尺
寸之驗若夫閑家之長篤古尊聞俾後起者敬業而
求凡所以策功名之路佑筆墨之靈者理足而無憾
此其所也何況坐堂皇獎多士苟無真願力以肇造
規模坐令古縣之風儀頽唐不舉官墻之眉目漫漶
無稽卽何以大作新而開駿偉也我父母觀民設教
三年有成凡其升孝秀之羣一以立士品養士氣爲
大端顧文運扶始衰易繼極盛難興朝莩苑日新前

此臚傳首唱再唱殫吾鄭重篤培之意猶厯扶輿鍾毓之艱臯比以肅之藻鑑以精之束修以砥礪之歲月以薰陶之乃輒然曰人事其殫歟地靈其給歟於時仰止學宮顧瞻周道有慨於東隅之甌脫而重閣之淪圯也解冰稟治之煥然而舉加鞏固焉閣甫就兩泚北雍比肩賡鳴不逾時而春明聯掇宿學鴻騫行見鐘鼎旂常之業踵麗增華曷有紀極猗歟休哉豈盡登登馮馮者之位隆而效捷哉昭融泰階之色皆主者精神爲之敬其指而懋其修引伸於高明之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三

域而已工始於壬子五月落成於是年八月父母諱元斐號嵩喬辛丑進士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學博王振孫號羽詵丙戌鄉進士浙江紹興府餘姚人二尹胡中柱號瀾止辛卯拔貢北直保定府清苑人皆襄厥盛舉者得並書

重建橫塘橋記

陳後方

杭郡東北境爲禾屬禦兒其西北乃吾湖屬之餘不自杭之抵餘不也三舍而遙抵禦兒四舍而近其水由餘杭西北至謝村過博陸五行東出大麻瀆曰外

塘向舳艫往來竟日夜歲或旱涸乃由五行而下北折栗安蘇林抵新里其水湲而堤平曰內塘比年以來人苦暴掠以故商舶潛行從五行內塘北居十九其間亂流徂東至遷村界斜絡內塘經流者名曰橫塘然迤邐自蘇林及是所徑十有八里河梁卑隘不容巨艦昔有橋趾跨後柳上鼎之村旋圯嗣構復毀於亂近又編木代之尤礙席帆爲一部使撤去今歲秋山水猥發壑谷推移徒步者旣莫繫扶風之馬攲渡者更燿迷斷岸悵阻剡洲之棹孤蹤雲遏羈旅無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四

歸於是里父老協而謀曰吾地無橋則似便於水而不便於陸欲建橋以復古制使下容巨艦則利於徒而亦利於舟是一橋之設以兩不便而易兩利雖盡中行之私願不是過也其如所費倍億何計當醜金倡助之不繼將募諸他所蓋茲橋所達在橫塘首隸餘不若五行則轄於杭遷村則轄於禾自是南指盡於江東指逮於吳會凡水陸公私兼濟者俱當輸橐佐其成將舳艫往來如故而亦無暴掠之虞茲橋之所關匪細也故爲記其大略如此

重修韶村八勝寺記

陳後方

寺之在江南史稱五代暨唐季爲盛吳越王建國錢塘於吳山石境崖嶒諸名區外凡境中墅落爲四方所遊集者必崇基表剝亘丘被陵爲之執令眺瞻者目攝而駭存焉今去新里往來邑都之水陸行莫不知有韶村西則武源其西南徑達會城而上朝出輪蹄暮維柁百航四方所遊集莫過是凡戒途於茲者徹一二里外望之見有髹采周阿枚枚而嚴嚴又莫不知有八勝寺云村在唐季屬錢氏舊境當孔道而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五

寺額始於梁天監迄唐會昌咸通殿堂榮序隅級代屢增飾又在吳越王之前寺故節度沈子真所捨宅有龍蜿蜒起井中井泓然以深雖湯旱輟津渟流如故吳越王嘗取以療目良驗因梅檀金碧其上翼而亭之比於應天之鰻井壺公之蟹泉異哉余每舟行過之剔蘚攷刻咏宋太宗御書詩賦問急就寶函鮮有知者然維時邗來之人班荆蔭松席帆澡水往往憑憇不絕視所稱眺瞻駭存無少異亡何物盛而衰井已廢幾全窪坎寺宮蕭獨鴿雀擾擾拱棟向之枚

枚巖巖悉化爲墟葬矣嗟乎晬容慧日雨沐長昏歲
時村父老則把香曳跋履若少長咸稷如期至稽首
其下悄然太息思復新之以興廢具力繫乎其村也
而此寺構堂聳然介趾於湄旣日爲四方所跂仰忍
使維摩杜口而不言違來者實應有責豈獨村之人
哉寺衆謀揆日庀徒有僧隱山自言夢接大士應緣
而至願完其廛存者庶幾五代迄唐宋萬一其首衲
正淨來示余余唯唯以其言告村之人并爲四方遊
集者勸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六

吳羗山高士菴碑記

虞 徽

德清縣治南有山聳然而峙者乾元也負郭突立若
宸幃然蓋縣之巨鎮云層嵐複翠列岫浮螺升椒而
望萬象軒露其西北金鵝市亭諸峰或虎蹲而拱或
鳥企而張又南邀天目餘杭諸水蜿蜒漣淪紆袞而
襟帶於其前山川之秀於焉爲冠以故探奇耽寂之
士與夫達官貴游每每披荆榛循鳥道不憚千仞之
高而憑眺焉漢高士吳羗避新莽之亂隱遁於斯後
人重其人因以名其山高山仰止匪地以人重耶絕

頂故有宣化塔院洪武初遭邑中烽燧院漸以落丘
莽中惟萃光殿巋然獨存而已隆慶二年有僧無窮
從天台來重爲修建頽陋完葺煥乎一新遠近之拈
瓣香而祈禱者春時則鱗集鴈齒墳山徑萬曆中蜀
人岷麓陳公以名進士聽政清谿士悅民安治理之
暇瀏攬風物轡絲遲徊於山巔因歎斯山之靈前有
吳羌後有沈麟士流風逸韻與松聲竹籟飄緲於雲
霞霄漢之上嶽仰其誼有勿能已因易宣化院爲高
士菴顏之額以永其傳誠哉地以人重矣後數十年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七

復有僧智延名熙等駕樓數楹於巔之南憑欄而眺
渺煙九點春田一杯望洛羣山可挹萬家煙火可瞰
昕日夕月平遠風露可接而斯院之勝遂若馭雲駟
搏扶搖而遊乎鈞天也非邑之巨鎮也哉因述所繇
鑿之石以昭來許

清邑水利

胡嘉生

東南之水見於禹貢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約畧言
之苕城屬邑爲胸太湖爲腹三江爲尾閭無腹以受
則胸阻無尾閭以洩則腹潰防禦疏濬之術神禹所

以創舉於前在於今日所宜循跡而力行者莫急於清邑夫清邑西南接壤錢塘餘杭武康每遇淫霖則各邑之山溪野澗一時驟溢百川貫盈遙注於清邑過清邑丸城分支擘派始覩安流然則清邑首受天目餘英天泉莫千諸水倘橫流肆虐民其魚矣然則當如何防禦乎邑之西南隅水勢暴漲惟高築圩塘可以堵截塘既築矣培之不厚尤存日侵月削之慮當其溪灣衝突非壘石爲高將立見崩潰乃石塘成矣謂足以鞏固乎未也無役夫以守斯豈永遠之圖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八

卽今十七都設夫四十名以守險塘其由來者久矣然溪塘既築而埧壩未設則旱澇莫救於是詳立勞家埧門塘京埧門龜迴埧門又立朱家壩金龍壩徐家壩備夫節宣所宜修飭者也築塘工役向年塘長任事水利丞董役今易塘長爲保長又易丞爲尉則防禦之策所宜力爲講求矣邑之東南隅地勢分裂星羅碁置港汊錯雜支流實多自遇兵荒以來居民防盜堵塞小港亦有地方射利佃爲魚池更有兩岸塌倒因以成地小民侵佔以致阻水不能通流若遇

旱乾無以車戽此爲今日之積害當細察開復雖然明乎此者講求固當在於境內而境外之洪流巨津不能歸墟赴壑則境內之水患未息何以明其然也清邑西北之水注於太湖者大畧出於烏程之三十六澗明洪武年設澗之制每澗有役夫十名鐵鈹十把箕幕兼備守禦所中每年撥一千戶以董事同於長興之三十六澗去淤泥以通水利不獨便舟楫之往來也今之夫役有無各設乎革運之後湖寇肆虐地方畏盜有填澗以自衛者今之各澗俱保無阻乎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五十九

清邑東北之水向石門歸安由禾郡以注太湖者如吳江城外築堤四十里中開長橋寶帶橋以通太湖長橋歷年既遠其洞門淤塞過半葑茭泥沙悉阻水勢今宜通其遏抑庶無阻絕之虞更可慮者水入太湖而七鋪鹽鐵之塘未開則陽承湖不能引太湖由劉家港以至婁江如大姚分支過澱山湖出東江者東江既爲陸地昔開大石趙屯之浦至吳淞江又開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浦分太湖以入劉家并白茅二港至於江又開范家浜南蹚浦口上接湖泖之水

以入於江歷年既久海水挾沙以上行豈無各路淤阻者歟且沿海防寇設立官兵由金山衛步騎陸行可以直達浙省則樹椿架閣之處雖能通水必多壅遏之沙草太湖何由以出海故疏濬下流則上流始有寧宇或曰爲清邑議水利胡爲遠計江浙而非也在下之尾閭不洩則在上必受病而先見於胸清邑之子遺其何能免於淪胥也耶往年災傷重大請蠲請折請賑屢厪當事者之深憂繪圖入 告幸邀俞旨得甦民命則爲子民者念切身家安遠卽所以

德清縣誌

卷八

藝文志

六十

安近豈棄近以謀遠哉

德清縣誌卷之八 終